尚書補傳卷之三

豐山　洪奭周　纂

禹貢

言禹貢而不能考山川疆域之實者固踈矣欲一一以求之者亦多見其徒勞也禹之所治者水也故禹貢之所紀莫詳於水水之大者莫如河虞夏之河由燕趙入海秦漢之河由齊魏趍海宋元以後之河南合于淮而行于吳楚之境矣是果可一一按經而求合歟或曰河道無常他水則不然也汴渠浚而灘泗皆離鄭白開而澧水為細川溢滎之濟今為枯瀆豈

自然經室藏

獨大河已哉或曰北方地平故水道易徙東南則不然也夫差開邗溝而江淮始通舟楫是亦非東南歟六朝之兖州禹之揚州也雍州禹之荆州也今之兖州則又禹之徐州也此其在近代可考者耳自禹至于周秦之間垂二千年圖籍散佚沿革無徵其變者又可勝問耶程大昌作禹貢圖論稱專門嘗以吏部尚書侍講于宋孝宗至弱水黒水援據指畫數千言
孝宗不悦曰耳目之近尚不可盡詳况徼外荒絶之區乎使銓政迂濶如此不敗事者鮮矣遂以外補去
孝宗亦可謂知務哉

賦出於田唯粟米而已貢任土宜百物具在二者皆民之所供于上者也是以通謂之貢蔡傳以為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然則漆絲鹽絺亦獨非上之所取耶夫禹貢之作為治水也是以其所載特詳于隨山導水之功而貢賦以終之專言貢者蓋舉終以包之歟

蔡傳以敷土為分別九州之土孔傳則謂分布治九州之土而疏又以為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兩說俱未甚穩金吉父謂敷如敷治之敷有布置周徧之意其說似較長孟子曰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堯獨憂

之舉舜而敷治焉此即金氏所謂敷治也
蔡傳以奠高山大川爲别九州境界孔傳以爲定其
秩祀之禮皆恐未備禹之所治者山川也而山川之
小者不可勝列也必擇其高大者志焉凡篇中所錄
皆其高大者也奠之爲言定也安也盤庚所謂奠厥
攸居者是也蔡氏以州境爲言故特舉淮海海岱之
屬然岷嶓岍岐江漢渭洛皆不可不謂之高山大川
而海則又不可以大川言也
九州先冀尊帝都也其餘則自北而南又自下而高
自北而南由冀推也自下而高決水當急於下流也

導山皆自北而南山起於西北也導水自弱黑始先畧而後詳也自河而下則先大而後小也九州之叙皆先疆域而山川原野平治之功次之土性又次之田賦貢篚又次之夷狄又次之而貢道居其終先後秩然不可亂也唯織皮崑崙一節在於貢道之後蘓氏以為錯簡而蔡氏亦然之然崑崙析支皆域外荒遠之地與淮夷莱夷雜居於州境之内者不同區以别之於貢道之外尚未為不可也若恒衛大陸次於田賦之下則絶異他例正恐其為錯簡耳蔡傳以為成功於田賦之後然兖州地㝡下作十有三載而後

自然經室藏

乃同於他州則豈皆成功於田賦之前耶且九州後雍而導水則先弱黑揚荊後於兖徐而導水則先江漢於淮濟禹貢敘次皆未嘗以成功之先後也古今地名沿革不常其不可攷者固多矣可攷者非大義所繫亦不必深求蔡氏釋禹貢援據圖志辯證頗詳往往多一句而累數百言者朱子之於觧經蓋無是也雖一一皆合亦無益于經旨而況其未必皆合耶孫炎以鉅鹿釋大陸蔡氏既歷舉程氏諸說以證其可疑而乃以杜佑李吉甫謂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唐之邢州非即古之鉅鹿耶九河之名不

見於他書唯爾雅有之而其文則有曰簡曰潔夫以爾雅為不足信則九河之名皆不可信也茍以九河之名為可信則又安得不信爾雅而合簡潔以為一耶蔡傳謂先儒不知河之經流分簡潔為二孔疏以徒駭為河之本道則亦未甞不知經流也

萊夷淮夷島夷西戎之見于經者皆以其所貢也唯冀州之島夷言其服而不言其貢蔡傳謂以皮服来貢夫禹貢之例未有只言来貢而不言其所貢之物者也金吉父謂其貢皮服盖如今貂鼲裘罽之類也然則揚州島夷之卉服亦謂其以葛越木綿之屬為

貢歟

或曰貞者正也正者當也田中下賦亦中下故曰貞田與賦未必皆相當也然亦率以其倫雍之田上上而賦中下荆之田下中而賦上下相差皆六等它州未之有也雍之中下當為上下荆之上下當作下下而兗之賦即中下也金吉父曰篆文貞字為玊盖下下之訛而轉也是二說雖俱巇於臆而理亦有近是者姑存以竢知者

㽵石之貢先儒多疑之然不獨㽵石也唐虞之世捐珠于山抵璧于淵舜作漆器諫者已七人而瑤琨珠

璣球琳琅玕之貢相續於徐揚荆雍何也先王之治以禮樂為本而禮樂之器資於珠玉者甚多享祀則有禮神之圭璧朝聘則有加幣之璋琮桓躬蒲穀以昭等威珩璜琚瑀以禁非僻奏樂則以鳴球為先盛服則以冕琉為上至於大玉夷玉弘璧琬琰之屬又所謂國之鎮器而與大訓同其重者也傳曰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灾則寶之蓋聖人深明物理知格神明禦灾難有賴於是者非以為玩好飾美之具也古人用物皆有精義而虞夏制度又皆非後世所能想像如桩石之類亦必

有資于禮樂之用者而今不可復攷矣然則聖王之制禮樂固所以教人侈歟朝聘之禮非邦君不得執玉喪制之禮非邦君亦不得用玉雖天子非祭祀不得用珠琉視後世庶人孽妾皆得用珠貝文繡者其侈僭又何如哉

草木漸包之漸蔡傳以爲如易所謂木漸易無曰木漸者豈或引山上有木漸耶漸者卦名不當與木連讀也又謂包如詩所謂如竹包矣詩作苞非包也陸德明曰漸包之包或作苞孔穎達亦引爾雅以包爲叢生傳既引詩則亦當以從苞爲正也

禹貢之書亦至簡嚴矣九州之慱八載之久方五千里山川疆域之事而約之於一千一百言之中非至大且要者固不志也陽鳥微物何以特見于經也聖人功化之所被豈惟民哉草木鳥獸罔不咸若九州之中書草木者三而於鳥獸舉陽鳥焉蓋以見功化之無不及也或曰陽鳥蓋古地名攸居猶言既宅也金吉父曰濱水之地動成漂沒禹豬彭蠡廢其傍地為蘆葦而陽鳥居之所以為民防患也二說皆近臆斷姑存之以備叅攷

蔡傳釋三江引庚仲初吴都賦注今本作唐仲初者

自然經一室藏

誤也列九江之目有旡水今本作元水者誤也朱夫子四書章句及詩傳皆有小註詳釋其音義名物今見行永樂大全是也惟書傳出於蔡氏其重之不若朱夫子書以故所注獨畧而傳寫譌誤未校者亦最多未必皆蔡氏之過也三江之辨甚繁惟近世胡渭引鄭康成說謂江漢彭蠡之合而得名者稍為有據然皆不如陳氏大猷說最長不獨三江也凡禹貢山川有疑如九河九江彭蠡之匯澤者皆當以是說為準今其說載大全小註中陳氏說畧曰古有九河後合為一古有滎澤後湮為地安知禹平水時不有三江而後或合而為一乎凡捨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

同異以為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迹之舊則難矣

底平底定皆言水患之息也水退則澤不泛溢而豬於其所故曰震澤底定蔡傳引曾氏說以為底於定而不震蕩太湖之水浩漫如大海故少有風恒震蕩而不定此自其水性然耳非有與於水患之進退也殷之為言盛也衆也故雷霆之聲謂之殷言聲勢之盛壯也朱子曰經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盛壯浩無津涯之勢而蔡傳乃以為水道之甚得其正豈以史記有九江甚中之文歟殷之為中固有爾雅可據未有以正為訓者惟孔氏以堯典之命羲和春秋

言殷夏冬言正意其為一義恐不足以為明據也

杶榦栝栢先儒皆以為四木唯蔡傳以杶榦為杶木可為弓榦孔傳曰榦柘也按考工記曰荆之幹材之美者也又曰取榦之道七柘為上孔說意亦有所據歟

古人用字各有取義厲之為義為奮發振舉亦為粗暴礪之取厲奮振也糲之取厲粗也孔疏蔡傳以礪大於砥因以麄糲為稱恐非字義

錫貢納錫之義皆未可詳鄭康成俱以為銅錫之錫於文理固未順矣孔傳以為錫命乃貢而蔡傳因之

於義稍長然既曰非歲貢之常而又以供祭祀燕賓客為言則亦恐未然祭祀豈有虛歲耶蔡傳又以納錫大龜之錫為下與上之辭錫貢納錫其辭正同恐亦不容有二義也

徐州之玄纖縞孔傳以為細曰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也蔡傳引禮記禫而纖及鄭康成註說以為黑經白緯之纖未知孰是然若從蔡傳則豫州之厥篚纖纊亦當同解陳定宇以玄纖之纖為繒纖纊之纖為細恐未然又按纖之為制古未有明文而禮曰禫而纖無所不佩孔疏以為禫祭訖首着纖冠身着黃裳

自然經堂藏

其非凶服則亦明矣世或有以織為黲而用心喪之服於禫後者不知其何所稽也

九州之土皆言色言性惟豫不言色梁不言性先儒以為不一也然於豫曰下土墳壚說文以壚為黑剛土壚字從盧盧黑色也梁之青黎馬融王肅皆以黎為小疏是則亦未嘗不言性也

爾雅曰球琳玉也郭璞註以璆為紫磨金璆鐵并言意或是歟蔡傳以為玉磬則蓋謂即戛擊鳴球之球也然雍州之球琳蔡氏亦但以為美玉矣至於梁州則乃轉璆為球而以合於鳴球未可曉也

渭汭之汭孔傳以為水北蔡傳以為水名書言汭者
凡五嬀汭洛汭洛之汭蔡氏皆訓為水内而獨以渭
汭之汭為水名恐未然且涇小於渭汭小於涇汭先
入涇而涇後入渭不可謂涇屬渭汭尤不可謂之會
于渭汭也蔡傳引詩汭鞫之即及周禮其川涇汭為
證詩作芮鞫非汭鞫也山川名號隨世更改者亦多
周公去禹千餘年矣况周禮多後世附益耶
九河之既道猶濰淄之其道也漆沮之既從猶恒衛
之既從也蔡傳以九河之道為禹為之道濰淄之道
為水得其故道固已牵矣然是猶有既其二字之殊

自然經一室藏

也至以恒衛之從為從其道漆沮之從為從於渭則尤未可曉也徐夏卿曰岷嶓言藝蔡蒙言旅非岷嶓之不旅而蔡蒙之不可藝也雷夏言澤大野言豬非大野不可言澤而雷夏不可言豬也兖州之草木未嘗無漸包而獨稱繇條徐州之草木未嘗無夭喬而獨稱漸包此皆隨時立文非有異義也傳以濰淄其道謂異於九河之既道漆沮之既從為異於恒衛之既從蔡蒙荊岐之旅皆為已祭之辭而九河刋旅之旅則獨以為已可祭告未可知也

漆沮既從果非從於渭也則澧水攸同又將以為何

所同歟既曰涇屬渭汭矣繼之曰漆沮既從澧水攸同則衆水之同歸於渭可知也言同於下可以包漆沮不必以漆沮之從為從於渭也

荊州之田下中而厥賦上下雍州之田上上而厥賦中下孔蔡諸儒皆以人功之或修或少為觧固也但蔡傳以雍州為地狹則未然自龍門西河至于三危積石無慮三數千里弱水所在衆說不同即以最近之張掖言之亦今之甘州去西河幾三千里矣豫州之地北限大河南抵荊山不能踰千里而賦比田加二等豈其地不狹於雍耶竊意雍之沃壤惟涇渭澧

自然經室藏

漆之區耳西邉沙磧北又多山其地力固不能皆均
而豳岐以外戎翟雜居又不可以中土之賦稅率之
也我東八路關西北幅員最廣關西則土又多沃而
田賦之入不能半佗路雍賦之下亦猶是歟
導山之義先儒未有定說孔傳謂百川經此衆山禹
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呂伯恭亦以為
治山旁小水而納之川此說最長然若專以此為言
則所謂逾于河過九江者未知其孰逾而孰過耶孔
氏以山脉連延為說朱子已闢之矣蔡氏於導字無
明訓而以逾河過江為禹之所過然則入于海者亦

可謂禹之所入耶徐夏卿曰不獨適、與過也凡稱至于者皆禹之至也惟入于海可以水之入言然導水而入海者禹也則水之入海即禹之入海也

中國之山莫京於岱宗而導山獨闕焉何也禹之所治者水也非山也所謂導山者亦導其山傍之水而已故岍岐以下皆入河之水也王屋太行濟也恒山碣石漳與恒衛也西傾以下桓衛也太華又河也熊耳外方伊洛也桐柏淮也陪尾泗也嶓冢以下漢也岷山以下江也凡山之見於導者皆其傍之水之列於經者也九州之治惟青獨畧而岱宗不見於導山豈泰山之傍為水患者最輕歟以其水患之輕而不

自然經室藏

列於導山則導山之爲導山傍之水亦可知也
禹貢之叙山水也或小而書朱圉析城澗瀍之類是
也或大而不書岱宗會稽浙江之類是也或累數千
里而一書岷山之陽至于衡山積石至于龍門是也
或不過數百里而再三書底柱析城王屋孟津洛汭
大伾之類是也禹貢之作叙治水也有所治則書無
所治則不書所治者大則書所治者小則不書非後
世水經地志致詳於形勢者比也蔡傳謂自積石三
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荒遠在所畧也夫自
麟葭以南閿陝以北大河所道幾千餘里距平陽蒲

坂之都近或止數百里烏可謂荒遠也哉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莊生語也而先儒深有取焉雖然又豈特六合之外哉耳目之所未及無益於修身治人之事者聖人皆未嘗言也禹貢導河自積石始弱水黑水俱不著其所源神禹之迹徧于九域神禹之知周乎萬有夫豈欲窮之而不能哉以爲吾治夫水之害民者而已外是則非吾事也後世之說禹貢者務抉人之所不知者以爲博幾欲軼神禹矣吾不知其何所當于經而何所益于人也蔡氏釋經比諸儒最醇而其於崑崙弱水河源率馳騁異聞累

自然經堂藏

十百言而不止是皆耳目之所不可及也嗟呼此又
果何裨于經旨哉
北過洚水之洚本作降孔疏引鄭康成以降爲平聲
周時諸侯惡言降故謂之共陸德明孔頴達皆讀爲
去聲然則古文今文皆作降矣蔡傳作洚不知何據
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仁人之所惡也洚
之爲字恐不可以名水也
彭蠡之匯江漢之别皆非今日之地形也是以蔡傳
謂禹遣官屬往視而阻於三苗不敢深入以致誤夫
以神禹之知而謂誤於官屬之傳聞亦難言矣且蔡

氏之説出於朱子朱子所疑於官屬之誤者彭蠡之東匯耳若江漢之水相會數千里而後入海未嘗有中江北江之別也則荆揚南北之人無不目見又無與於三苗之險阻也雖欲謂官屬之誤得乎是以朱子不謂之誤而謂東匯以下十三字為衍文旣又曰以北江為衍則下文之中江無所措矣是葢未及有定論也邵氏曰江漢水漲則彭蠡欝不流而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故曰匯金吉父曰北會于匯當作北會于漢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江漢之合而東流久矣是二説固亦皆有理矣要

自然經室藏

之今去禹四千餘歲古今之變未易以恒情度也朱子曰禹貢所說荆揚之地吾輩之所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它不見故耳是朱子之意終亦未必以爲官屬之阻於三苗而誤也

東迤北會于匯匯者彭蠡也會者與漢會也承上章東匯澤爲彭蠡而言故其文若此古註疏及今行大全本皆同惟我東市本誤以于匯作爲匯然蔡傳及小註所引朱子說皆舉經文作于匯而東本亦未誤也作諺解者不察乎此而乃截北會爲句今之讀者遂相踵於訛矣夫以北會爲句則所謂會者果與何

水會耶
鳥鼠同穴古人有目見者蔡傳力辨其恠誕君子固不語恠也然山海經雷澤龍神之說其恠誕尤甚而傳乃引之又烏在其不語恠也夫君子不語恠且不獨不當語而已亦不當辨其有無也天下大矣事物之變其何所不有吾以爲無也有時而有之則吾之説將窮矣吾之說窮而人之趨怪也將尤甚是以有恠無恠皆君子之所不語也夫惟有恠而不語然後天下之語恠者息矣然則聖人書鳥鼠同穴何也曰是紀地名也山固有是名我則因以稱之而已不以

其怪也而異之亦不以其怪也而廢之是固聖人所以御怪也

導河積石不言自淮與渭洛則皆言自何也積石非河源也桐栢鳥鼠熊耳則淮與渭洛之源也蔡傳據水經地志以為淮出胎簪渭出南谷洛出冢領非出於桐栢鳥鼠熊耳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桐栢胎簪俱平氏也鳥鼠南谷俱渭州也熊耳冢領俱上洛也其相去俱不甚遠其歸名固可以相通也且大川之流必會衆水衆水之源未必同地或源于彼或源于此又安可曰不出于其山哉自之為言固自其地出之

辭也然則嶓冢岷山之不言自何也曰未可知也江漢之為水也次于河視淮與渭洛則大矣抑所以異其文歟

九州攸同同歸于治也四隩既宅四方之地皆奠其居也不曰四方而曰四隩何也隩者隅也邊徼僻遠之地皆舉之矣四隩既宅則中土可知矣盖所以形容其功化之遠及也孔傳釋隩為宅而疏引室隅為隩以證之固迂矣蔡傳以涯内近水為釋亦恐未然九州同而四隩宅成功之極也豈獨顓顓指近水之地而已哉

九州平而四方底定四海之内無不同歸於王化故曰四海會同四海會同而後貢賦可均而封建之制可定故繼之以成賦錫土孔傳謂四海之内會同于京師意亦近之蔡傳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若然則當曰會同于四海而不當曰四海會同矣

孔之為甚常訓也而蔡傳於巧言令色孔壬及六府孔修皆以大為訓未知何據

上世之名物制度未可以臆見質也六府孔修非禹謨之可證也則又孰知其為水火金木土穀我庶土

之交正三壤之咸則在虞夏必有成法而今不可考矣蔡傳謂庶土為財之所自生非特穀土而三壤則獨為穀土又謂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俱恐未然夫四夷之所贄獻如蠙珠織皮之屬謂之貢則可不可以謂之土賦也

五服遠近之疑論者不一唯蔡傳所謂聲教盡四海而疆理止五服者為最長然謂古今土地盛衰不同而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則亦未然中國之地盡於九州而冀州之北不復有他州經所書最遠於帝都者如太原恒山皆千里內外耳若曰未必荒落

如後世則何無一槪見於經者耶冀州之南有兖有豫兖之南有徐豫之南有荊徐之南又有揚是其地豈但二千五百里而止哉即以禹貢所載攷之衡山之去冀都許不下三四千里而荊州之境又有在衡山之南者豈其在九州之内而反不與於五服耶蓋天子之都必在於天下之中然後四方相距可以遠近相準虞夏之都旣徧於北矣而裁之以五服之制欲求其截然方正而不差此理勢之所必不能也然則五服里數亦大畧為此界限耳自甸服千里以外則因其形便長短相補固不拘拘於五百里之制也

周制九畿四方相距為萬里漢地志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五千里而禹貢五服止於五千此先儒所最疑也王制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王制之所記者周制也而其文則出於漢儒是周漢中國之地反少禹貢二千里也且周漢之壃域見於史策者可攷也東海之東流沙之西何嘗有尺土之經畫哉周禮晚出固難盡信為漢史者西自玉

門燉煌東極樂浪玄菟或斗絶獨入或迂聘取途欲以張大其幅員而為王制者則乃欲以九州之地各為方千里以求合於九州之數要之皆偏辭也夫九州之界皆因高山大川以為限或廣或狹其勢不可以均也漢儒之説禮者乃以為一州各方千里為諸侯之國者一百二十合八州為九千六百國而畿内之國但為四百以求合乎萬國之數是必塹山堙谷使其地平若棋局持尺度步步而計之使諸州之境整整無嬴縮而後可也是又烏可信哉由是見之則五服九畿之不同亦説者自為轇轕耳虞周之壃域

固未嘗有甚異也

荒之為言遠也顏師古曰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或曰墾闢荒蕪謂之荒猶治亂者謂之亂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是也邊徼之地但去其荒穢而已中國政教之詳則有未暇矣此所以謂之荒服歟蔡傳以荒野釋之恐未穩

禹錫玄圭蔡傳以為與師錫同然得賢人而進之重其事而謂之錫可也以贄獻之物而謂之錫義恐未安史記曰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蓋如周時諸侯有功者錫以圭瓚之禮也或疑當言錫禹不當

自然經堂藏

言禹錫然古人文字倒言若是者亦多

甘誓

卿次君大夫次卿周制也天子六卿亦周制也古者文武無二道兵民無二治故春秋之世凡爲卿者皆有軍行帥師而出征者皆卿也周禮所謂軍將皆命卿者是也夏制雖不可攷然其大體亦當無甚異蓋入而佐治爲天子股肱輔翼者是卿也出而從師爲天子捍衛心膂者亦是卿也蔡傳指爲六鄉之卿周禮六鄉之卿蓋兼以六官之卿其爲卿雖均而其所職則亦偏矣蔡氏又謂其無事則屬於大司徒有事

則屬於大司馬六鄉之鄉即六官之卿司徒司馬固亦在其中矣又豈可以屬言哉周禮鄉大夫之職言受教法於司徒以是謂屬於司徒猶可也若屬於司馬則尤無所稽矣蔡氏又謂各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蓋一鄉之家爲萬二千五百一軍之人亦萬二千五百以六鄉之民即爲六軍之士此其說蓋本於鄭康成然六鄉之地皆王城之近郊也夫以邦畿千里爲民户者當不下屢十百萬其發六師也獨取於近郊方數十里之內家抽一丁無一户得免而自六遂以外則安居嬉遊又無一人荷戈者此又理之所

必無也

六鄉之大夫皆以卿兼之此周禮也夏制則不可攷矣然周禮鄉遂之職其可疑者非一徐夏卿曰周官鄉大夫六人皆卿也鄉有五州州長皆中大夫州有五黨黨正皆下大夫黨有五族族師皆上士族有四閭閭胥皆中士閭有五比比長皆下士六遂之縣鄙酇里隣視鄉各降一等總之鄉遂之官為卿大夫士者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有二人是又將何以祿之或曰是猶後世之賜民爵級有其官而無其祿也爵者所以命有德也賜民爵級後世之失也且古者自

受職以上宮室車騎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然則三廟四佾將徧于村術皮弁棧車將溢于阡陌是豈可以為法也哉愚又謂六鄉六遂十五萬家耳以十五萬家而置官二萬二千餘人府史胥徒不與焉此固已難乎給矣王畿千里約不下百萬户鄉遂之内五家一官而鄉遂之外百萬户遂置之畧不詹攝無是理也如又將立之官耶則雖數十家而置一官亦必不止數萬人而已天子之畿既如是則諸侯之邦域亦當視此而稍降而已是殆舉天下皮弁棧車而後已也豈有是哉

蔡傳以威侮五行為暴殄天物先儒或以為即抑侮五常之意五常者五行之理也夫聲罪而誓師者必使三軍之士晰然皆知其詳而後可也道器精微之義懼非所以曉衆庶也若暴殄天物則固威侮之一事也然亦不止是而已國語叙伯禹之功曰水無沈氣火無災燀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其叙共工之惡曰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上不象天下不儀地而蔑其五則凡此類即所謂威侮五行也

三正之釋以子丑寅其來久矣然時王之正朔則一而已矣若以怠棄為不用時王之正朔也則又安得

并三正而稱之孔傳以為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愚意虞夏之際必别有三正之名如所謂三事八正者而今不可攷矣

孥者子也收其子而籍于官者亦謂之孥周禮所謂孥男子以為罪隸者是也甘誓曰予則孥戮汝盖謂孥之戮之孥固非誅也亦但及其子耳未嘗及於婦女也蔡傳以為併其妻子而戮殺之夫以季世之繁刑叛逆之家亦罕有誅及婦女者戰陳之間一不用命而遽使其無辜之妻子駢首於刀鋸錐韓非李斯之法亦無是也而謂三代有之乎孔氏釋湯誓云古

自然經室藏

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令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古之王者固以至誠治天下雖後世之爲將者賞不信罰不必亦不能一日使其衆也令不由衷實不副焉一之爲甚再誰信之此又商鞅吳起之所不爲也而謂上世有之乎夫軍不用命則敗敗軍之禍小者殃其民大者及其國其爲法固不可以不嚴也是以一不用命其辱及於子姓雖然由唐虞視之則亦可以觀世變矣愚又按妻帑之帑詩與中庸皆從巾有罪之孥書與周禮孟子皆從子疑非一字也史記商鞅傳云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秦法雖酷亦

必不以怠貪之故而并収其妻子盖孥者猶奴隷之義収其身以為罪隷若漢法之城朝舂鬼薪白粲耳非謂其并及於妻子也然則甘誓湯誓所謂孥戮者亦皆謂或孥或戮盖其不用命者亦有輕重之異為故重者戮之輕者則孥之而已上世之法嚴而不殘也如此

五子之歌

盤遊之盤蔡傳以為安孔傳曰盤樂也盖出爾雅窃謂盤有迴旋流連之意所謂盤桓盤旋者是也

民之戴上天則也民之愛君恒情也離畔崩析豈其

自然經室藏

所欲哉盖有所不能忍故也為人君者唯不使其民至於不能忍則幾矣財匱則不忍其窮力罷則不忍其苦無故而得罪則不忍其寃自古國家之亂未有不由是起者也

為政有道得民而已得民有道近民而已民之遠近而嚮背係之矣民之嚮背而國之興亡係之矣唐虞三代尚矣由漢唐以後峻法禁而尊堂陛者莫如皇明自洪武以至宣德六十餘年之間僻陬編氓累足至闕下往往立召見望清光而接天語至為之廢置大吏不疑善乎蕪子瞻之言曰使遠方賤吏不知朝

廷之高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後世長一邑者率深居固閽使其民想之如神鬼聞一語及胥史短長則艴然變容曰上下無分否則曰民習不美天子之與編氓其尊卑亦截然矣而猶尚曰民可近不可下而况於其下者乎昔我　世宗時民有不得於其官者大言令　上不擇守令有司以聞　上曰民方困水旱而長民者對客飲酒使訟者久滯宜乎致斯言也其勿問嗚呼民言之悖戾不遜至於如此而當時在朝之論未嘗有歸咎民習者此社稷所以靈長也

上與下爭勝未有不危且亂者也上下之分截若霄壤為下者孰敢論勝負於其上哉唯上之有不順也故其心有不服唯上之有不恤也故其中有不堪以不服之心而挾不堪之苦於是乎有拂逆悖亂而不從其令者矣為上者尚不自反而始求以威刑勝之於是乎有懸法監謗以箝天下之口者矣幸而不勝猶可悔也不幸而勝衆怒鬱遏於是乎横潰四出若川壅之决而天下之亂遂不可復救矣一愚夫之勝萬乘疑必無是理矣然陳勝黄巢皆一夫也吁亦可畏也哉

古史之無證者不可以臆求也帝堯之號爲陶唐唐固所封之國若陶則古未有明訓也蔡傳以爲堯後爲天子都陶傳記言堯都皆在平陽唯史記言堯作遊成陽而如淳以爲成陽在定陶蔡氏蓋據此也然史言堯作游未嘗言都也定陶在梁宋之間蔡氏亦以豫州之菏澤爲在定都矣若堯都此則又何以曰冀方也哉

張之爲綱理之爲紀鄭康成說也而朱子傳詩亦用之說文曰綱網紘也紀別絲也別其絲縷而理之所謂紀也蔡傳則曰大者爲綱小者爲紀别而理之固

所以盡其條目之細也然直以小者為紀則非其訓矣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夫豈以江漢為小哉物生而形先見形滋而後有數形積而後成體長短者形也多小者數也輕重者體也是以度之為用先於量衡蔡傳謂衡運生規而以權衡為法度之始恐未然也然則五子之歌何以專言勻石曰是殆舉一端而已且五子之歌以邦本為重其所舉必其切於民用者也國語引夏書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絕民用以實王府其竭也無日矣韋昭釋之曰關衡也石令之斛也言征賦之調均也五子之意豈亦惡太康

之重賦歟

胤征

蔡傳釋胤征謂羲和助羿為惡胤后隱其叛逆而不言者仲康之勢未足以制后羿也斯果然乎曰是未可知也夫羲和以司天之官湎酒亂日召而誅之一士師職耳何有乎興師誓衆又何有乎脅從渠魁此所以意其黨羿也雖然夏氏之初邈乎㒵矣司馬遷作夏本紀既書太康失國胤征羲和之事其下則曰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其述三代世表也亦然說者皆譏其疎漏余獨謂馬遷於是乎得史法矣

自然經室藏

羿浞之簒少康之復誦於䰢絳臚於伍胥具著於左氏之傳遷豈顧不知哉且伍胥之言遷亦已載之吳世家矣而獨於本紀闕如也夫議論之雜出於傳記者因其文而載之可也若本紀則繫年論世之信史也不有國史之明徵則不敢書春秋之時他國有大事者不赴於魯不載於魯之史官者吾夫子亦不書雖周天子之崩葬天下之所共聞者亦不敢志也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焉遷於是乎得史法矣夫以大盜移國帝胄中興若是其爲大事也而史籍之不可攷又若是而況於其時勢事情之詳乎曰然則子之說

亂政也將奚從曰吾取其克謹天戒之意脅從罔治
之義而已矣若其有可疑者則朱夫子嘗曰曆官曠
職何至誓師如此古書之不可攷皆此類也吾又取
以爲讀尚書者之法焉

夏氏之事固邈乎不可稽矣其猶可考信者尚書春
秋傳史記而已孔傳曰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蔡
氏亦從之是則諸傳記之所未嘗言也孔氏何自而
知之孔疏曰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
之立是羿立之矣亦可謂臆斷已矣春秋傳曰羿因
夏民以代夏政又曰在帝夷羿是則羿固已代夏而

僭帝王之號矣又曰浞因羿室生澆殪殪使澆用師
滅斟灌及斟尋氏又曰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
相是則相之滅在於羿死已久之後也使仲康為羿
所立也則夷羿僭號之後仲康之子又安得尚有夏
后氏之名哉朱子曰太康失河北相方失河南金吉
父曰太康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仲
康故五子之歌惟哀冀都之亡自河以南尚無恙也
羿之所據則在大河之北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
康旣立而不討羿不返太康是德羿也不然則權出
於羿而仲康為虛位胤侯為羿黨矣胤征之書孔子

奚取焉哉
蔡傳謂先王克謹天戒以下為謨訓之語愚竊疑明
徵定保四字當為謨訓之語徵謂兆驗即洪範所謂
庶徵也明徵謂明察其徵應也定保如武王所謂未
定天保之義定其天命之所安保也先王克謹天戒
以下則皆胤侯之語所以釋明徵定保之意日食之
災即所謂徵也
遒人之職古無所攷杜預以為行人之官孔傳以為
宣令之官而蔡傳從之孔疏曰遒訓為聚聚人而令
之故以為名或因疑遒人者即謂其聚民于通衢而
自然經室藏

非官名要之皆臆度也周之小宰掌邦國都鄙之法則軍旅征役之戒具閭里賣買取予之事咸在焉故徇以木鐸而徧告小民若官師百工則皆有職于官府者也又安用徇于路而令之杜預釋左傳以遒人官師與工并列為三事而謂遒人徇路求歌謠之言疑亦可以備一説也

古者無諫官自公卿大夫已下無人而不得言也國有大政君有大過雖商旅皁隷之賤亦可以獻言于君至其小者則人人而言之亦嫌于瀆且褻矣故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獻言于君者亦相規也官

師相規無事而不規也工執藝事以諫者各以其所司之藝獻規也周禮下大夫稱師官師蓋官長也官長已上無事而不得言百工則執藝而已此又貴賤之別也自後世專設諫官而卿大夫祿厚班崇者默默乎坐視國家之顛危曰非吾職也雖六卿之長羣有司之師時或畧言其職事之所繫者則輒稱曰執藝之義其亦異乎先王之典矣

古者人君欲聞非禮之聲則大師倚瑟而不歌少師執管而稱不習君欲享異味則膳夫輟箸曰非先王之正味也凡此皆執藝也杜預謂獻其技藝以喻政

事蔡傳謂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
故言無微而可畧夫輪扁之喻讀書庖丁之得養生
固亦有是理矣以之釋尚書執藝之義則恐未若就
事而諫者之親切也

徐夏卿曰測侯之所當在京師而羲和湎荒于厥邑
故曰離次又曰遐棄厥司金吉父曰諸侯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竊按史
記及書序皆言羲和廢時亂日意或有不遵曆法不
用正朔之事不但日食之罔聞知而已古文闕畧亦
未可以質言也

日月之蝕有常度矣今之曆官布籌按法以求之歷數百年而未甞失一秒忽其不為非常之災亦可知也伐鼓以救之貶食以儆之大書於春秋以異之古先聖人亦不知其有常度歟或曰德修政行則當食而不食也然日月五星之行皆有常度自時憲之行採其術而籌之上推千歲未甞有一毫忒也謂上世當食而不食吾未之敢信也且果有當食而不食耶是必有當疾而遲當上而下者是則反失其常度也朱夫子甞曰是猶所謂陽九百六之會雖有常數亦厄運也值之者必恐懼修德而後可以弛災旨哉言

乎聖人之於天象也雖知其有常度亦不敢不敬而應之而况於其不常者乎後世惟不知此義也冬靁夏雹頻歲疊見有以爲常事而忽之者矣

日之所次距其時昏中之星常隔七宿堯時仲秋虚爲昏中則日當在房仲康之時去堯未遠季秋之朔去仲秋未遠則日食于房固也蔡傳以房爲宿名亦固也孔傳以房爲所次之舍而不以爲宿名愚甞疑之及攷左傳日食於建巳之月而魯之太史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孔氏之意盖謂以房爲宿名則

雖合於季秋而無以通於孟夏也然經既明言季秋而魯之太史直以為孟夏左氏亦從而書之既春秋之世亦不見胤征之全文歟甚可疑也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傳及疏以為弦望晦朔有一日之差皆當無赦自漢已後數千年能治曆者莫如李淳風郭守敬淳風之曆不數十年而晦朔皆差守敬掌太史而失測於日食苟以一日之差而盡誅無赦是自漢已後數千年凡為曆官者無一人獲生也不已酷歟先王之治順時為大欽若敬授具有常典若堯典之平秩平在禮記之十二月令

自然經堂藏

是也違是而先後之是不用命也不用命者固有常誅非弦望晦朔推步之謂也然則為曆官而失弦望晦朔獨可以無罰耶曰古之推步有常法矣廢其法而不用是慢命也用其法而不精是慢天也雖無赦可也若法久而差與立法而不能盡合者術雖不精非其罪也近世中國有以推步少異戮無辜數十人者蓋援政典之法也說經之差其流毒一至是哉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王者用師之大經也後世之說春秋者必曰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何也脅從者非其心而刼於威者也黨與者甘心而助惡者也如石

厚之於州吁潘崇之於商臣劉歆郗超之於莽温安得不先致其誅也且古之所謂亂賊者或竊柄而專命或阻兵而抗誅其勢未可以遽除也故必先鋤其枝葉剪其羽翼所以孤其勢而弱其力也後世之儒引經以濟私傅會深文以致大獄有爲平恕之論者輒毆之於黨與之誅以箝勒天下之口於是乎營救之律或反甚於躬犯而治獄之吏坐視無辜之駢戮莫有敢一言者矣嗚呼誰實啓此其亦甚於作俑者矣

愛以仁之感以肅之王政之所不能偏廢也是故當

自然經室藏

愛而愛當威而威唯其時而已若君子之用心則又未始不以愛為主胤侯之誓師也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則戰陳之辭也蔡傳曰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固是也又曰愛者姑息之謂信斯言也君子之於常刑也亦可以姑息克威歟夫君子之於常刑也具備而後聽愽訊而後定三覆而後決待時而後斷優裕不遽恒有不得已之意此所謂愛克厥威而非姑息之謂也臨陳接枹白刃在前進退分於俄忽而安危決於呼吸當是之時雖寬裕慈惠之長有不暇盡其惻怛之心者矣故曰

威克厥愛者戰陳之辭也雖然君子之於用兵也亦未有不先拊循勸恤使其有親上死長之心而能成其功者也且胤侯之辭曰脅從罔治舊染維新惟恐其鋒刃之濫加而玉石之俱焚其所以愛敵衆者亦深矣豈其獨愛夫有罪之賊醜而不愛吾士卒哉蓋附循勸恤者未戰之辭也白刃交於前而威不行則士不趍命士不趍命則軍敗敗軍之禍及於生靈者又安可勝言也然則戰陳之威乃所以活其民也然則其威也亦所以成其愛也故曰君子之用心未始不以愛為主也

自然經室藏

尚書補傳卷之四

豐山　洪奭周　纂

湯誓

湯之伐桀也奉天命以拯生民未至而民怨其後旣至而室家相慶其勢可謂壯而其烈可謂盛矣然從征之士尚有以不恤爲怨者豈亦或疑於名分逆順之際而有夷齊叩馬之心者歟湯之誓師也首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蓋有以稱亂爲疑者矣嗚呼君臣之義可謂嚴哉

湯誓之首曰有夏多罪不言其所以爲罪也其次則

自然經室藏

曰夏氏有罪亦不言其所以為罪也又其次始言其罪亦不過曰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桊誓牧誓數紂之惡不啻屢百十餘言桀之罪果如是而止乎嗚呼此可以見湯之心矣不聲其罪則無以誓衆欲言其罪則心又有不忍者於是乎不得不言而猶不敢盡言嗚呼此可以見湯之心矣

上寛弛而下怠固也上為暴歛嚴刑而有衆乃反率怠何也政簡而易遵法明而必行則民知所趍避而不敢不勤且畏無藝之役民知其必不堪也無章之刑民知其必難免也竭力而猶不能堪則寧不用力

無罪而猶不得免則寧不避罪又安得不怠乎既怠則相率而離畔矣弗協謂離心也

湯武之事聖人之所難言也朱夫子嘗言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者及晚年有問湯武事者則輒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此可以識其旨矣然則吾夫子於尚書何其錄之之詳且備也尚書者史也史者所以紀天下之大事也天下之事孰有大於革命者而烏可以不錄也且書之所載皆所以為人君監也人君之監孰有大於桀紂之敗者而烏可以不詳且備也若吾夫子之所親言者則有

自然經室藏

之矣蓋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仲虺之誥

書有六體唯誥所施為最多湯誥康王之誥告衆也康誥酒誥告一人也召誥告君也洛誥君臣之交相告也誥者告也上告下下告上皆可謂之誥也周禮謂誥用於會同蓋舉其一端耳孔頴達泥其語謂仲虺對衆而言故謂之誥然則康誥召誥亦可謂之用於會同歟或曰上告下皆謂之誥則誥與命奚以異下告上皆謂之誥則誥與訓奚以異曰爵之則命蔡

仲之命是也官之則命說命是也有賜焉則命文侯之命是也外是而敷言者皆誥也若訓與誥則其體固相類矣是以太甲訓也而其文曰申誥于王盤庚誥也而其文曰予告汝訓抑以其密勿啓沃者而屬諸訓昭布敷示者而屬諸誥歟

表也者猶營宮室之表也立以為準而遠近高下皆於是取正焉故曰表正萬邦天之生聖命之以乂民也表正率典皆乂民之實也故曰奉若天命湯之率典順天也桀之所行逆乎天矣而猶假天以令其下故曰矯誣上天徐夏卿曰登庸姦回而曰天命有德

自然經室藏

賊虐忠良而曰天討有罪此皆矯誣上天也

書言式商受命者二孔疏於仲虺之誥謂天用使商家受命於立政謂周用商所受之天命蔡傳亦用其說然同一語也而或用諸商之興或用諸商之亡恐無是理用爽厥師之爽孔蔡皆訓以明然詩書用爽字如盤庚之故有爽德小雅之其德不爽皆為差失之義未有作明用者唯昧爽之爽當訓為明然亦是未大明之義此皆可疑

蔡傳釋簡賢附勢甚略孔傳曰賢而無勢則畧之不賢有勢則附之無道之世所常也其言可謂至詳切

矣然亦未釋其所指也夫賢者之與不賢其勢固不能相容然賢而在下不與己爭權利則忽棄之而已未必皆嫉惡也若賢而為衆所歸名尊而勢偪者則其不為附勢者所容也决矣此商人之所以危且懼也或曰湯之與桀勢不兩全夏人之欲不利于湯亦烏可專責以簡賢哉曰使桀能用賢而不虐民則湯固夏氏之良弼也善乎朱夫子之言也曰在夏商則為湯武在唐虞則為稷禼使湯武遇堯舜豈亦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哉

子曰惡莠之亂苗也以喻邪之亂正也詩云彼疏斯

自然經室藏

稗以疏喻小人稗喻君子也自古經傳未嘗有以莠與秕喻賢人者也而况於其君乎蔡傳謂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蓋亦疑其取喻之非倫矣且湯方以伐君爲慙而仲虺作誥以釋之唯當推明其奉天順人爲天下救亂除殘之意而已顧乃蒴蒴以一己之安危爲言是湯之伐桀不徒專於救民而實急於自全之計也豈聖人之心哉古文之可疑者多如此

欲安存而惡危亡人情之所同也用賢則安存不用賢則危亡又人之所同知也自三代以後賢人之用

於世者恒少而危亡者恒多夫豈皆不知賢哉慾有以蔽之矣蔽交於前而慾熾于中聰明滑亂而心志移易於是乎有賢邪倒植而不自知者矣賢者必將禁人主之慾有慾而不得肆必悒然不自快危亡之禍遠在事外而縱肆之樂迫於目前於是乎有知賢而不能用且斥而罷之者矣故仲虺之告湯也必先曰不通聲色不殖貨利而後乃曰德懋懋官用人惟已夫聲色貨利慾之大者也孔子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朱夫子引漢人語以釋之曰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亦此意

也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之大法也賞也者小則粟帛大則土田非官職之謂也後世以官職賞功而椎埋厮役囂悍之徒有干政柄擅勢威以禍其身而累其國者矣巫醫工技之賤有不識一字而居人上以為生民之害者矣或曰明試以功考績陟明非以官賞功歟曰是功也非是之謂也使之治事而事成使之治民而民乂大則地平天成細則草木遂而鳥獸若是其功也亦德之所施也若所謂功懋懋賞者則矢石汗馬之伐牧圉羈靮之勞皆在焉是豈可以官

職偏𢦏

德懋懋官之懋蔡傳釋以茂且以為繁多之意而又曰與時乃功懋𢦏之義同懋哉之懋蔡傳旣以為勉矣又安得與繁多之意同也孔傳曰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意恐近之

蔡傳釋用人惟己曰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意雖不背而訓詁未晰孔傳曰用人之言如自己出愚欲易一字曰用人之善如自己出

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而商書則曰用人惟己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而君陳曰爾

自然經室藏

惟風下民惟草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
墻面而立也與而周官曰不學墻面始見者皆略後
出者皆詳豈文體以古今繁簡歟然仲虺之誥周官
君陳皆古文也而其辭又皆若引用古人成語者是
以先儒或疑之
寛仁者德之盛也非聖人莫能盡之故曰克寛克仁
蓋言其難能而能之耳凡書言克讓克明克敬之類
皆此意也蔡傳曰謂之能者寛而不失於縱仁而不
失於柔也然則不言克而只言寛仁者將皆不免於
縱與柔耶宋氏之政失之太柔而其季世尤甚是以

蔡氏於書言寬仁者恒有救弊之論其意固善矣以
之為克字之釋則非其旨也
人惟有素孚于人也而後所嚮而人不疑伐國十一
而天下不疑其暴奄有九有而天下不疑其貪以諸
侯伐天子而天下不疑其亂向使湯緩於用賢吝於
改過不免於聲色貨利之好雖有弔伐之師孰不疑
其有利天下之心哉孟子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
之謂信其救民之心也書所謂彰信兆民者亦是也
後世之長民者舉事發令而人不免疑謗顧不知自
反其素而惟民之是罪吁亦難矣

蔡傳以佑賢輔德已下爲勸勉之辭愚竊意此亦釋懋之辭德日新已下始當爲勸勉之語耳顯忠遂良盖言其能用人立賢未必專指諸侯言攻昧取亂則乃正指征葛伐桀之事桀已放矣萬方已宗商矣又何必復勸以兼弱攻昧也哉

天下未嘗無良材也教養之不素作興之無術摧折之不申其氣掩抑之不見其才獲盡其用者亦尠矣善乎陸贄之言曰譬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譬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追琢疏濬所謂遂也遂也者發達成就之之謂也

拯危扶弱仁人之用心也興滅國繼絶世明王之所以得天下也豈獨王者哉雖圖霸之主未有不如是而能得天下之心者也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攻昧可也乘其弱而兼之又何異於戰國兼并之師哉取亂不如救亂況侮亡乎齊桓公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謂其使仲孫覘魯之可取也況乘其亂遂取之乎陳人弑其君楚莊王討而有之申叔時猶譏以蹊田奪牛莊王遂復其國而去楚莊之所不肯為而謂三代聖王為之乎君子之於人也無所施其侮鰥寡者矜之災患者恤之災患之大者莫如亡

自然經室藏

國不卹之已甚而又忍於侮之歟蔡傳引說文訓侮
為傷蓋亦有疑乎此矣然彼已亡矣我又從而傷殘
之不亦甚乎若以為悲傷之傷則又與上下文義不
合矣左氏傳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又引仲虺之
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蓋古有是語久矣而其疑終
未敢強解姑記之以質于知者
賢德忠良蔡傳皆以諸侯言蓋以佑輔顯遂為固存
之事則其文勢亦不得不爾也然又曰推彼之所以
亡固我之所以存則是蓋以固存為自修之事而與
所謂佑輔顯遂者異矣愚謂佑賢以下總言善善之

事而諸侯之賢者亦在其中矣推亡固存則當専以治人言下文所謂殖有禮覆昬暴者是也不必言我亦不必言所以存所以亡也

先儒有言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也静而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内也是果然歟曰近之矣而未之盡也治心者固莫如敬持敬者固莫如静然人之有心不能無慾慾不惟感物而動而已端居無事百念交騖抑之而愈張撲之而愈熾収視屏思兀然端坐而求此心之常定非成德者不能也是以古之聖人必為之節文制數以養其性以防其慾動息有則登降

有度揖拜有等應對有章服用食飲咸有其經拚箒
獨輦咸有其儀於是乎燕息之際咲語之頃容貌聲
氣手足百體無不一於禮者而心為之自正此所謂
制之於外以安其内者也是豈偏於靜而無動之謂
哉然則其曰敬以直内者亦非歟曰何為其非也敬
者禮之體也禮者敬之文也節文制數非敬亦何以
行之哉雖然專言敬而已則無迹而難守唯以禮將
之而後能久於敬後世之學者多先心古人之學者
必先禮孔子之門所常習而雅言者皆禮也雖存心
養性之說亦罕及焉故當時之不知聖人者往往譏

之曰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孔子豈不知登降揖讓之為末制數節文之為繁而存心養性之為大本也哉蓋以為不先乎禮無以存其心也後世之自命於儒者其始教人必曰性曰天道而曲禮三千視之為土苴粃糠矣是果皆賢於孔氏之門人者哉

謂人莫已若者亡仲虺之所以戒湯也湯聖人也猶有此戒而況於凡人乎夫自視高於人則驕心日生自視高於人則不復求進不復求進則德日退德日退而驕心日生未有不危其身者也謂人皆不如已

自然經室藏

則不復求賢者矣不復求賢者則善人不進於前矣謂人皆不如已則必不能舍已而從人不能舍已而從人則善言不聞於耳矣善人不進於前善言不聞於耳求無危亡不可得也夫以人君之威而挾謂人莫已若之心其為害將何所不至哉然不獨人君而已雖布衣之士以聰明才辯聲名之過人而罹患害於世者必皆其謂人莫已若者也

好問者謂我不如人也其心固歉然不自足也然合天下之知以為知得無裕乎裕者廣也裕者有餘也自用者謂天下莫吾若也其心固侈然自大也然一

人之知有限而天下之善不復至矣雖欲無小得乎
仲虺之告湯也曰愼厥終惟其始伊尹之告太甲也
曰愼終于始是二言者果同歟曰不同太甲之作嗣
服反政之一初也初之能愼而後乃可以圖終故曰
愼終于始其意之所重者在乎始也湯之伐夏也年
已高矣功已隆矣威德之洽于天下已久矣凡所以
善其始者亦已至矣仲虺之意猶懼夫終之或不繼
也故曰愼厥終惟其始惟其始者猶曰一如其始云
爾其意之所重者在乎終也
欽崇者敬奉而行之之謂也顧諟懋敬皆所以欽崇

也殖有禮覆昏暴則欽崇之一事耳先儒多以推亡固存為施之人者殖禮覆暴為謹諸已者蓋謂以覆暴為即取亂推亡之事則懼其不切於篇終陳戒之意也然殖有禮覆昏暴與推亡固存語意文勢皆正相似謂其言是而因以為戒則可若專以是為反已之辭則意固善矣於文理未可通也

湯誥

衷之為義先儒或以為善或以為中朱子以從中為長固也中之為義亦有二有對外而言者有對過與不及而言者古人以褻衣為衷春秋傳曰楚人衷甲

又曰信不由衷質無益也是皆對外而言者也古人制字以象形轉注取義衷之為字與裏相似其義亦當近也凡民之為不善或由習染或因物誘染與誘皆外也若其初之存乎中者未嘗不皆善也此所謂天命本然之性也故曰降衷徐夏卿曰析衷之衷豈非對過不及而言耶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即此意也

降衷者天也綏猷者君也若有恒性則下民之所同也孔傳釋若有恒性為順人有常之性而以為即人君綏猷之事蔡傳正之固是也然曰順其自然固有常性則猶未免乎襲誤也順其自然以釋中庸之率

性則可矣性具於有生之始又何順與不順之可言哉徐夏卿曰若有恒性之若猶曰若稽古之若蓋猶曰如是云爾

福善禍淫可必乎曰何為其不可必也朱子曰福善禍淫常理也猶冬寒而夏熱若冬熱而夏寒則理之失其常也旨哉言乎愚又謂冬或有不寒者矣未有終三冬而常如盛夏者也夏或有不熱者矣亦未有盡三庚而常如隆冬者也善之必福淫之必禍亦猶是也且天之視聽恒由於民故為善者非一而惠及於民者獲福最大為淫者亦非一而害及於民者得

禍最深自古已来固未有公勤慈惠利澤普施而不能垂裕永世者也亦未有殘賊無辜流毒生靈而能保其身以及子孫者也

非天子不敢祭天禮之大經也湯未伐桀尚在諸侯之位固不可以干禮而祭天也然則玄牡昭告必伐桀時事也伊尹之歸殷雖未知在何時然必佐湯有年而後始為伐夏之舉湯之誥民乃先言告天而後言聿求元聖何也或曰王者之受命也必上得天而下得人昭告上天得天也聿求元聖得人也天人之序立言固然不容以先後泥也此說固近是然竊按

論語卒篇引敢用玄牡及下章萬方有罪一段其文與此篇大同而孔安國釋之曰墨子引湯誓伐桀告天之辭如此安國即親得古文於壁中而為之傳者也豈不知此文之為湯誥告民之辭而乃遠引墨子之異說邪然則今本尚書之傳殆非安國之所自為矣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書為假書又曰孔氏傳絕類西京文字蓋亦以此類推之歟

言形體則天與地對言理之所自出則統于天而已故曰天道曰天命曰上帝降衷上天孚佑而地則不與焉統於尊也徐夏卿曰蔡傳以神后為后土天曰

神地曰祇神后非所以稱地也論語引此以上天神后為皇皇后帝后帝之后亦豈可作后土解耶然則既曰上天又曰神后何也上天以形言神后以靈言上天神后猶周禮之稱昊天上帝云爾下文之獲罪于上下蔡傳以為得罪天地以上下為天地恐未若以為天與民也夫王者之畏得罪于民猶其畏得罪于天也

賁若草木有三說天下之惡已除煥然修飾若草木同華者古注疏說也草木華美百姓豐殖人與物皆遂者朱子說也天命不僣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

者朱子後說也蔡傳用朱子後說其曰燦然若草木之敷榮者語意猶未暢愚謂栽培傾覆之理萬物皆然而其易見莫如草木此所以取喻歟蓋桀之黜伏如蕪穢者之遺芟刈而湯之興則灌溉扶植者之滓然而暢茂也

爾有善朕不敢蔽論語之帝臣不蔽也罪當朕躬不敢自赦論語之有罪不敢赦也然論語之所言者總天下而通論其彰善癉惡之政也湯誥則専以罪當朕躬為言其辭雖相近而其所指則逈異矣豈論語所載為告天之辭而湯誥則又稍變其語以顲衆歟

抑古文之有異同歟賢人者天之所賓也故曰帝臣帝臣者天之所命也蔽之是違天也故曰帝臣不蔽有罪者天之所討也赦之是亦違天也故曰有罪不敢赦命德討罪一聽於天子之職盡矣其辭雖約而義至廣真聖人之言也

伊訓

三正迭建改月不改月之辨紛如聚訟久矣蔡氏以周秦之不改月為殷不改月之證殷與秦未可知也周之改月則亦明矣春秋周代之史也新君即位皆以正月此必歲首之月也周之二月今十二月也三

自然經室藏

月令正月也故二月無氷三月震雹皆書以紀異若不改月則中春之無氷季春之雷雹亦可以爲異歟且後世曆家執籌以求千歲之日至凡春秋所書日食之度晦朔之干支皆以周正計之而後合是豈可以空言爭也詩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朱子以周正之子丑月釋之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枯矣朱子曰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是又非改月之明證歟然則六月徂暑八月其穫非周詩歟曰三正之用其来亦久矣而顓頊唐虞皆以寅月爲元民之習於夏正尤久且夏正者民時之所本也故正朔

雖改而鄉里謠俗尚往往雜稱夏月逸周書周月解曰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庸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斯言也亦可以解千古之惑矣

喪三年不祭宗廟周禮也君不自親而使人攝之後世之禮也殷禮雖未可攷然若如周禮則雖伊尹亦不可以祠于先王矣若如後世之禮則太甲不可以入先王之廟矣蔡傳既云喪三年不祭故伊尹攝事而又言奉太甲徧見先王夫喪三年不祭者以衰絰之凶不可入先王之廟耳若可以入先王之廟則又

何必使人攝事也且太甲以冢嗣承大統其年雖少亦已離襁抱矣禮當見廟則自見可也又何待伊尹之奉之也孔氏以祠于先王爲湯崩在殯奠殯而告以祗見厥祖爲居位主喪蔡傳謂太甲繼仲壬之後遂以孔氏爲誤然外丙仲壬之事不見于經惟孟子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語而程子釋之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之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朱子亦曰共和以後年代始可紀湯時則不可攷矣然則蔡氏又何據而决知其孔氏之誤也然如孔氏之言則太甲自當主喪亦自當主祭

矣又何爲而言伊尹祠于先王耶此又未可曉也徐
夏卿曰春秋君薨踰年而世子即位禮也伊尹祠于
先王伊尹以太甲即位告廟也喪三年不祭禮也有
事則告亦禮也然則不言太甲祠而曰伊尹祠何也
先君以傳位命羣臣羣臣以先君之命奉嗣君即位
古今之通義也成王之顧命也命太保芮伯康王之
恤宗也太保命齊侯逆康王康王未嘗自命也以即
位告廟固大臣之事也凶服不可以入廟太甲之見
厥祖何也禮曰爵有德而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
專也況纘先王之緒奉先王之祀臨先王之百姓者

自然經室藏

乎康王之受顧命也麻冕黼裳重其事也况即位之禮乎其不以凶服入廟也必矣愚謂夏卿之説達於禮矣然顧命之麻冕黼裳先儒已有異論殷禮之不可徵自孔子已歎之矣而古文之傳又不能無疑姑當竢知者質焉而已漢書引書曰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古文之錯出而不可考者類多如此其可以一一而强爲之説耶外丙仲壬之事其詳固不可質矣蔡傳以伊尹祠于先王而又言祗見厥祖爲湯已祔廟之證遂謂書不廢外丙仲壬之事此則恐未然徐夏卿曰自王考以

上至于始祖皆可以謂之祖以伊尹言則謂之先王
主太甲言則謂之厥祖其實一也金吉父曰祠于先
王冢宰攝祭告即位也祗見厥祖奠于殯宫告即位
也先王玄王以下厥祖則成湯也三年之内事死如
事生故曰祗見厥祖是二說未知其孰長要之未可
以祗見厥祖為湯已祔廟之證也
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言桀自作惡而後我始行伐
蓋曰非我攻桀乃桀自攻云爾孔蔡二傳皆以載為
始修德之義恐非本旨吕氏以為造釁雖一日之間
而基本則兆於亳邑之素尤未安

湯誥之毖民允殖伊訓之毖民允懷文勢正同不容有異釋也蔡傳釋允殖則曰信乎其生殖釋允懷則曰信而懷之未知何意愚竊謂書中允字甚多如允執允迪允若之類皆與允殖同解不必獨深看於允懷也說命之允懷于兹亦倣此

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大於愛親君子無不敬也而莫先於敬長孝悌修而大本立大本立而天下化孔子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又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所謂始于邦家終于四海也孔疏謂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先敬其長推之

以及遠語雖未密而其意則近之矣蔡傳曰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又曰親吾親以及人親長吾長以及人長俱恐非本旨徐夏卿曰立猶本立而道生之立也

肇者開剏之意成湯剏業之君也故曰肇修人紀蔡傳謂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故曰肇詩云先民有言先民有作皆謂古人也孔疏以先民時若謂動法古賢蔡傳則以先民爲前輩舊德敷之爲言布也孔傳以敷求哲人爲布求賢知夫曰布求則其求之也固廣矣然蔡傳直以廣釋敷則非訓詁之例也蔡氏之

說長於義理固多有逈出先儒若此者則亦不如仍用舊說之爲順也

孔子云君子畏聖人之言不直曰畏聖人而必曰畏聖之言何也聖人遠矣其言則猶在茍知畏其言也則天下之亂敗亦少息矣暴者曰聖人之言不足信也懦者曰聖人之言豈吾所能及哉寡識而趍時者曰聖人之書非今世之所宜也聖人之言得失禍福也猶五穀之必飽而酖毒之必死也人亦或有食烏喙無恙者矣犯聖人亡國喪家之戒幸而未及于禍敗者亦是類也乃則曰聖人設此言以誘人耳豈真

然哉嗚呼此皆所謂侮聖言也是故溺人心壞風俗而顛覆人之家國者必先自侮聖言始列于亂風之首豈徒然哉

年老者未必皆賢也然與年少者處而道以古昔誨以法義者必老成人也年穉者未必皆頑也然與其同儕居而狎於遊戲導其嗜慾者必年少人也凡人無貴賤上下與老成人處則必有畏憚之心與年少人居則必有媟易之心畏憚者德之所由進也媟易者惡之所由長也然畏憚則不期遠而自遠媟易則不期比而自比此喪國敗身之所以相續於古今也

自然經室藏

故曰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有旨哉言乎
墨者黥涅之刑五刑之一也蔡傳引劉侍講說以夏
書昏墨賊殺證之夏書所言即貪墨之意謂昏闇貪
墨賊虐三者之罪皆當殺也與墨刑之墨自不相干
夫墨者五刑之最輕者也殺者五刑之最重者也經
舉最輕之刑而傳乃以最重者證之可乎
或曰貪墨之墨與墨刑之墨則固異矣然霍光之廢
昌邑也盡誅其國之從臣宋太祖平南漢戮其權臣
龔澄樞李托然則雖以墨為殺不亦可乎曰龔李皆
導君為惡者也若夫霍光之事則假公義以快其私

者也昌邑之臣雖皆有罪而誅及於二百餘人亦可謂淫刑矣三代之法豈有是哉是以朱子嘗引是二者以證不宜之刑而又曰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夫國家昏亂忠諫者受禍而公卿貴幸之臣固尊位饜厚祿坐視無一言及其國亡君危而猶得偷生以苟免則是庸懦苟容者無往而不幸也將何以懲焉雖然位有尊卑責有重輕情有深淺罪有小大霍光之廢昌邑取二百餘人而盡戮之是淫刑也唐之代隋裵矩封倫之屬官爵皆自如是惠奸也先王之制法也導惡者誅不宜者墨可謂得輕

自然經室藏

重之平矣

祗厥身者敬其身也伊尹之訓縷縷數百餘言而結之曰祗厥身念哉此其意固不假注釋矣蔡傳觧之曰言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也其於意已贅而其於辭則亦不穩矣下文之聖謨洋洋則正指三風十愆之訓也而乃但釋之曰謨謂其謀而已其亦欠於分曉矣

孔傳釋爾惟德罔小曰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盖以罔小爲無止於小也釋爾惟不德罔大曰苟爲不德無大盖以罔大爲勿令其大也其於文勢則順矣

然既曰為不德無大則不德之小者猶可為也其於
義亦偵矣是以孔穎達為之疏曰小善萬邦猶慶況
大善乎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蔡傳亦用其說而
衍之曰勿以小善而不為勿以小惡而為之此盖以
罔小為勿謂其小以罔大為勿謂其不大也此其意
則固善矣然罔小罔大語勢正同又相對為文而其
釋各異恐無是理愚竊謂罔小者推擴之使其大也
罔大者遏絶之勿使長也夫所謂不德者非必形於
事著於為也一念之微不出於善皆覆國墜宗之萌
芽也是以君子之修其身也必察乎一念之發善耶

擴以充之而天下之善不可勝用矣不善耶及其微而絶之而方寸之中無毫髪不善矣此所謂罔小罔大也蓋必絶之於小而後可以不至於大若曰爲不德者可小而不可大則是以辭而害意也

太甲上

阿衡之義古無明攷孔安國鄭康成皆以阿爲倚而蔡傳從之然阿之爲倚有依附曲從之意恐未足爲嘉名也朱子釋詩則惟曰阿衡伊尹官號而已蓋其不輕下一語如此或曰阿者大陵之名附衡之取義於大陵亦猶冢宰之冢取義於山頂歟

朱子釋大學曰諟猶此也或曰審也蓋諟之為是古注也故先引之說文曰諟理也廣韻曰諟審也字書釋諦又以為與諟通則諟之為義非一矣然審之為義最近於顧故次又列之朱子解經傳雖一字不放過如此蔡氏直以為古是字則恐不能無失於存疑之義矣

善乎朱子之訓也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下也而抗之使高解經者之大病也且言則一也而所施有異則解之者當各隨其所指而已大學引顧諟天之明命以證明明德之義故朱子釋之曰天之明命即天

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其義精矣若伊尹之所言則其意在於敬天亦猶仲虺所謂奉若天命周公所謂天命自度耳蔡傳乃以在人為明德釋之則鑿之太深而亦不察其所指之不同矣然則天之明命果有二乎曰天一也有指形氣言者有以主宰言者非天之有二也所從言之不同耳天命之異釋亦視其所從言而已且天命之謂性固子思之明訓也而詩書所稱天命者匪一如所謂天命匪解誕膺天命者亦皆可以性為釋歟天命之於人也有德則眷無德則去其理孔昭不可一刻而忽也詩云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伊尹所謂天之明命亦指此也

忠信為周春秋人語也然以忠信為自周之道則可直以周為忠信之詁則不可况以夏殷之際而下襲襄周千有餘歲以後之語其於理必無是矣且忠信為周猶曰作德心逸也若以自周為忠信則作德者亦可謂之自逸歟愚意古人謂慎密詳備者皆為周此所謂自周蓋亦詳慎之意也禮記緇衣曰民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其下引此篇自周有終之語以證之其為詳慎不敢慢之意明

自然經室藏

矣且太甲之病專在於縱慾敗禮故伊尹之前後反復皆戒愼敬畏之意忠信雖德之本然在太甲則非對症之藥也鄭景守曰周當作君此魯齋王柏說也

庸用也王惟庸罔念聞與說命王庸作書以誥之庸文勢相似朱子亦以為六字一句當從之

清明湛一之氣恒必於平朝焉存是以君子貴夙興然旣興矣而無以存之斯須之頃而神為之塌然昏矣聖人之心固無時而或息然其旣寐而覺也則必又有警省振發之功焉於是乎方寸之間煥然如大明之升于朝此所謂丕顯也此所謂日日新又日新

也

耳極其所欲聽目極其所欲玩心志口腹皆極其所

嗜好此衆人之所湛溺也盛其儀觀廣其規橅豊其

供給侈其賜予意欲得乎内而稱慕溢乎外雖號爲

大丈夫者亦或樂之及其財竭民匱而無以繼之則

斯須之樂亦不足以償終身之患矣食不敢盡其美

居不敢盡其安服飾器用俱不敢盡其麗樸或傷陋

節或病嗇其能無慊然而不快者尠矣然爲之而可

繼用之而愈足行之彌久而民與我皆不匱矣樂在

牀笫之間者患生乎千里之外慮不及百世之後者

自然經室藏

禍萌乎耳目之前故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凡爲奢
縱泰侈以喪其德者皆失於爲目前計者也
蔡傳曰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
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夫安之與欽固似有深淺矣
然若以安汝止之安爲生知安行之意則非也安汝
止者大禹戒舜之辭也聖人雖生知安行固未嘗自
謂能安行也且生知安行者天得之自然也何容人
勉戒而後能也愚謂安汝止之安如大學靜而後能
安之安謂其不慌張失措也夫惟敬而後能定定而
後能安謂安與欽有深淺先後則可以之分生知學

知則恐非立言之本指也止之爲義則已詳於益稷之釋云

先儒有言若有恒性天地之性也習與性成氣質之性也天地氣質之異雖自橫渠言之而其端已肇於湯尹斯言也果信乎曰吾不敢知也夫性一而已矣人得天地之氣而後有生有生而後有性天下豈有無氣之性哉原其本之一出於天而曰天地之性言其稟之不同乎氣而曰氣質之性其實亦一而已矣稟雖不同乎氣而其本則無不善也故曰人無有不善性雖無不善而習於惡則亦不能不化而惡矣故

自然經室藏

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無有不善故曰若有恒性
性雖相近而習則相遠故曰習與性成聖賢之言豈
不如符契之相合哉有性而無不善者性之本也習
而不能不移者性之汨也性之汨者習也非性也故
曰性則一而已矣然則隨習而移者非氣質之性乎
天地之性不可移而氣質之性可移獨不可分而言
之乎曰氣質者受乎有生之初者也隨習而移者汨
其性者也譬之水焉其下者性也搏而躍之激而行
之過顙而在山隨習而移也非水之別有一性也曰
子言生而後性是殆以形氣為性也且天地之性既

有恒矣而氣之所禀有萬其殊此又可混而一之歟曰氣之所禀固不能無不齊矣然得人之氣以生者必皆有仁義禮知之根乎心此則所謂有恒也夫善言天地之性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性善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以見赤子入井怵惕惻隱者證之是豈離氣外形而冥探乎未生之前者哉曰性固不可離形氣耶則朱子所云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者又何謂也曰得人之氣然後有人之形受人之形者必有人之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然有耳目鼻口之形者

固有耳目鼻口之則亦必有耳目鼻口之欲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者則也目欲色耳欲聲口欲味者欲也則者天理之正而無不善者也欲者人情之私而易以流者也以其純乎天也故屬之性命以其私乎我也故專言形氣言各有攸當也夫豈謂形氣之可外乎性命哉不然則耳目鼻口皆性外之物而道心之發又可以不待乎氣也耶曰如子之言則說性者一言而足矣程張朱子又何為別言氣質也曰人之性同乎善而不能同乎昏明清濁昏明清濁之不同固不害其同乎善也古之君子蓋懼夫人之以昏明

清濁之不同而累乎善之同也是以有氣質之說焉亦不得已也然指其昏明清濁之不同者而曰氣質指善之同者而曰天命所指不同非性之有二也譬之水焉同乎潤下而不同乎緩駛清濁紺濁然是皆水之性也亦皆水之氣也是以程張朱子雖言氣質而亦未嘗曰天命之外別有氣質也程伯子曰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二之則不是旨哉言乎

予不狎于不順孟子之書嘗引之矣朱子釋之曰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愚謂太甲所為既不順矣而為伊尹者任之不正則其久也將習以為常既

自然經室藏

以爲常則與性成而不可救矣及其未成乎性也而
亟遏之此所謂不狎也狎即習也蔡傳以不順義理
之人旣非朱子之意又以習與性成爲已然之語俱
恐未安

太甲中

古書之明有訓詁者不容以新意改也類之爲善逨
之爲召俱有爾雅之常訓詩云威儀不類又云以逨
諸父皆其證也而蔡傳以不類爲不肖以逨爲召之
急俱恐不如仍舊之爲安也

尋丈尺寸謂之度規矩準繩亦謂之度度者凡事若

物之有限制者也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飲食言語也百體之於起居也皆有常度矣惟不勝其耳目鼻口百體之欲是以踰越其矩繩而喪其德此所謂欲敗度也蔡氏以為興作而亂法度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則其興作固或有是然專以此為言則亦偏矣或曰如是則度與禮又奚別焉孔疏曰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

其身之不修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允德之協于下卽修厥身之效非二事也蔡傳為修身則無敗度

自然經室藏

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有若相對而分說者恐不必然且曰誠身則誠意修身皆已諧之矣乃與誠意分言以就上句之對尤恐非釋經之體也尚書言惟字最多率語辭也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亦猶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已蔡傳獨訓為思未知其如何也下篇之惟難惟危亦然

太甲下

太甲之所當法者成湯也成湯聖人也克配上帝聖人之極功也自太甲而視之豈不邈然若萬里之遠哉故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夫無輕民事

無安厥位可謂通矣逆心而求諸道遜志而求諸非
道亦非甚高而難行也成湯之克配上帝亦不過由
是而已

言逆于心遷怒而罪之固暴君昏主之所以危其國
也心不能無咈而外為包容亦非能受言者也惟求
諸道而已方其求也其怒已太半忘矣既求而知其
合於道也則又將不得不從矣夫內之修己外之應
事大而治天下國家有可以一言盡者有言逆于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而已
天下之善原於思不思而行未有不躓且窒者也故

曰不慮胡獲人固多不思而妄行者亦有思之既熟而猶豫牽拘不果於行者亦終於無成而已故又曰弗為胡成

昏庸之主得忠良而為之佐則亦足乎守成英主而自用其私智則雖有賢輔亦無如之何其害反有甚於昏庸矣雖然一朝幡然棄舊而從善無毫髮蓄吝掩護之態者非英主亦不能也太甲英主也是故伊尹之將歸也以辯言亂政戒之辯言亂政固英主之首戒也

咸有一德

功成而身退者人臣之常道也伊尹之於殷也休戚
安危與國為體豈可以常人律哉太甲之始立也以
伊尹左右之而猶不能以安其位今雖改過亦屬耳
安能保其捨伊尹而獨為治也伊尹之去得無果歟
嗚呼大臣之事君也寧獨以其一身而已成湯既立
賢無方而伊尹又承乎其後想其時穆穆布列者宜
不勝其衆也桐宮之事非伊尹固莫能也太甲而既
新厥德則伊尹雖去何患乎無繼伊尹者哉伊尹之
始告太甲也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求俊彥反
其復政而歸也又必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夫

自然經室藏

使太甲能任賢者伊尹之責也太甲而能任賢則伊尹之去亦可以無憂矣

太甲思庸之初其德方新其措諸政也又有成湯伊尹之成法焉一此而不改則亦可以永保天命矣伊尹之去唯恐其久而或變也故有一德之訓焉一者不變之謂也孔疏曰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其辭雖拙而其意則可謂實矣蔡傳則專以純一爲言而或又推演之曰純一之德即天之德也其言彌高其義彌精其於陳戒也則亦不切矣新者改乎舊之辭也終始惟一則無改乎其舊矣而

謂之日新何也日新者日進也人雖有是德一日不勤則忽焉而失之矣終始惟一者一此而不懈也時乃日新者日造乎高明也程子曰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未有不進不退者也

任官惟賢材總言之也左右惟其人專言之也左右亦任官也其人亦賢材也然而必別言之者以其尤重焉耳蔡傳謂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愚竊謂先王之命相也置諸左右朝夕納誨非如後世大臣之進見有時禮貌益尊而情志益踈也然則以輔弼大臣為左右亦固也然殊不知

自然經室藏

輔弼大臣之擇固所宜重而暬御僕從使令之臣亦不可不重其選也人君位隆而分嚴體盤而養備其勢固不能無暬御使令之臣也彼其人卑而易狎地近而易親其勢固不能不資其耳目而移其心志也一有憸邪便佞之介乎其間人主之心已先為之蔽矣雖良弼疆輔交進於前亦何益哉伊尹之戒嘗首及于比頑童矣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左右之臣蓋必有為之導諛者矣伊尹之專言左右豈徒然哉或曰如子言也則宦豎僕隷之賤與輔弼均隆其選可乎曰古者宮闈之内宿衛之職皆士君子也隱几有

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其疾也則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皆大夫士之選也下及西漢之盛孔安國尚以宿儒掌唾壺曾謂三代之隆而置官豎僕隸於左右耶周禮設官雖有奄人不過守宮門灑掃通外內之使而已未嘗敢偃然升殿陛之上而周還於人主之側也嗚呼古之左右皆拂士後世之左右皆便嬖古今汚隆之所以分此其最大者歟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猶言上則為德下則為民也古之設官而任人也上則欲成君之德下則欲厎民之生二者之外無它職也

自然經室藏

蔡傳曰其難其慎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所以任君子也愚竊謂其難其慎不獨以防小人也天下之事不難於其始者未有能久於其終者也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其難且慎也蓋若此既用之矣則推誠信寄腹心而不疑終其身任之而不替是所謂惟和惟一也凡朝為緩爲而暮為共兜外隆禮遇而内設猜防者皆不能難於其始者也

訓詁之體有正釋焉有餘意焉和之為言協調而無所乖戾之謂也此正釋也後之君子懼夫和之流於

同而為阿諛黨比也於是乎有和而不同之誠故曰可否相濟之謂和此盖餘意也伊尹以任賢勉太甲惟恐其任之不專聽之不深而情志之或乖也故必申之曰惟和惟一其意之所重盖專在乎恊調而不相戾也蔡傳獨曰和者可否相濟而已專乎餘意而不及於正釋恐非訓詁之體也

一之為字有訓單者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訓純者其儀一兮是也有訓專者氣壹則動志是也有訓同者及其成功一也是也有訓常者一此不懈是也咸有一德之一常也故曰常厥德保厥位又曰夏王不

克庸德常者不變之謂也純者不雜之謂也專者不貳之謂也夫唯不貳乃可以不雜夫唯不雜乃可以不變然則謂一德為純且專亦可然可以為推說之餘義而不可以為正訓也至於一貫之一則特言夫理之無二而已其所指與此不同矣蔡傳乃引之以釋恊于克一之意而又以一本萬殊證之此所謂鑿之使深者也然與上文終始惟一之義終不相貫故陳氏大猷又以終始惟一為專一之一恊于克一為一統之一一篇之中首尾衡決吾尤不知其可也然則恊于克一者果何謂也曰至當而不忒者善也有

常而不變者一也善理有定而人心易移雖天下之大善或作而或輟頻失而頻復其為善也亦不全矣故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惟能不變然後始可以協于善也朱子曰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又曰常厥德庸德一德只一箇也夫能善而不能一者人心之易移也心之所以易移者人欲間之也故朱子又曰一者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此其不以為一本萬殊之一也亦審矣

伊尹之告太甲皆至近而易曉者也極其至則雖堯舜之治天下不過是也夫曰誠曰仁曰敬曰一德堯

自然經室藏

舜之道盡乎此矣畏愼不怠之謂敬恵恤不暴之謂仁真實不僞之謂誠得此而有諸已之謂德常此而不變之謂一德此又豈有深妙玄遠而常人之所不能知者哉程子曰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之謂也蔡傳曰敬誠仁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則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又釋恊于克一曰慱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嗟乎天人性命之說洋洋乎講誦之間而民不聞被其

澤者其有以也夫
孔傳釋永底烝民之生曰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蓋訓底為致也蔡傳不釋底字愚竊疑如震澤底定底至齊信及詩伊于胡底之底蓋底至二字音義相通至者定于其所之意永底謂長久安定也
秦蕙田曰人君上承七廟之重宗社所繫其可懼為何如哉有德則存無德則亡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承上文克綏先王之祿而言也如古注說則詎不嫌于讖七廟為無德耶愚謂秦氏說固牽強不順然其疑讖七廟為無德則亦未為過也且上世之禮

自然經室藏

雖不可詳以周制攷之則后稷文武之外雖公劉之克篤前烈大王王季之肇基王迹成康之致治宣王之中興皆未嘗與於世室蓋非立國得姓之祖與受命剏業之君不敢以功德爲軒輊也周人稱文猶若是况殷之尚質耶使人君以世室之故而勉於爲德則是必將有慕虛名而彊求非常之功以病其國者矣若不待非常之功秖以其有德之故而得預於世室則爲人子孫者孰忍絀祖考爲無德而遽毀其廟耶然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果何謂也古人有言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周公戒成王必稱大王王季

文武太甲之所宜法者莫如湯繇湯已上五六世亦必有賢君如大王王季者伊尹之意盖亦謂觀法之不待之於遠求歟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監法於先也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取善於下也觀者皆由太甲觀也蔡傳以天子居萬民之上為萬夫之長萬夫之長猶牧誓千夫長百夫長云爾自古以来未聞以天子而稱為萬夫之長者也孔頴達亦有疑乎此故曰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然意猶迂回不若直作取人説也蔡傳以德無常師一節為説取人為善之意愚謂德無常師以下

皆統言修德擇善之意非專爲取人言也若此章則
乃取人爲善之意耳
善治身者通其血脉善爲國者達其民情血脉不通
而身不病者未之有也民情不達於上而國不危者
亦未之有也蔀屋圭竇之下有疾苦若絲髮比無不
立聞於紸纊此之謂能盡人之情嵁巖幽遂之中有
尺寸之長一言之善者無不各效其所能此之謂能
盡人之才挾萬乘之尊以肆於民上而卑遠者視君
門如天上於是乎謂人無如我何矣於是乎謂人莫
已若矣此之謂自廣以狹人謂人無如我何而天下

之有疾苦者不復得聞矣謂人莫已若而天下之有善有能者不復敢進矣此之謂不獲自盡盡人之情與盡人之才皆為治之急務然此篇先言永底烝民之生而繼之以后非民罔使則其指之所重尤在於盡民之情也蔡傳專以取人為善釋之蓋得其半而失其全矣至以一理之散為萬善為說而指為道體之純全則其言愈高而去本指愈遠矣古先聖賢之論治者莫不以得民為急舜禹以精一執中相傳而結之以可畏非民箕子為武王陳皇極而必曰無虐煢獨伊尹既屢言一德之効而歸重於民情之獲盡

自然經室藏

蓋必如是而後所謂一德者不歸於空言矣又何必推而高之於天理道體然後始可爲王道也哉

自然經室藏